

母亲的田园诗



母亲上了年纪以后,把一些庄稼地让给别人种,只给自己留了一块菜园。打理菜园对母亲来说是小菜一碟,此时她才真正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,从根本上享受劳动的乐趣。

母亲的菜园生机勃勃,春、夏、秋三季,各色应季蔬菜纷纷登场,演绎着季节的繁华。各种蔬菜长势良好,红的西红柿,紫的茄子,绿的辣椒,把菜园装扮得缤纷多彩。菜畦齐整,各种蔬菜高低错落,有的亭亭而立,有的藤蔓缠绕,各具特色,菜园显得丰富而有序。

清晨,微风清凉,菜园里弥漫着草木的清香气息,不时飘过各种蔬菜散发出来的味道。露水晶莹,在晨曦中闪着光泽。母亲正在忙着采摘蔬菜,她一边摘,一边说:“瞧这西红柿长得多好,沙瓤的,特别好吃!这黄瓜,顶花带刺,多新鲜……”母亲像欣赏自己的杰作一样,满满的都是得意。

看到这样的场景,我不由大声背诵起陶渊明的田园诗。母亲中学毕业,我背的诗她能听懂多半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我背到这句时,母亲忽然说:

“我这是,摘菜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你瞧,这里有篱笆,有山,这诗还真应景呢!这个‘悠然’说得好,就是自在的意思吧?我在菜园里摘菜,真的是特别自在呢!”说着,母亲自己先笑起来,好像对自己的理解颇为满意。我说:“妈,你理解得很到位!”

母亲在菜园种菜、摘菜,不就是一首属于她的田园诗吗?菜种得不多,累不着母亲,她在悠然自得中享受耕种之乐,真的就像写一首田园诗一样,惬意自在,能够获得精神愉悦。

母亲的田园诗,既能满足生活需求,又是她的精神寄托。菜园里的菜,母亲根本吃不了多少。我们姐妹每次回家,她都会为我们每人装一大兜新鲜蔬菜,让我们带回城里。剩下的菜,她会给亲戚和邻居分分吃。

记得那次,我在餐桌上说起喜欢吃秋黄瓜,说秋黄瓜比一般黄瓜口感更爽脆,味道更浓郁。我只是随口说说,没想到母亲记在心里。一段时间以后,母亲的菜园里就出现了秋黄瓜。她依旧是非常得意的口气:“怎么样,我种的秋黄瓜

不比你们吃到的差吧?”我说:“那当然,您这是纯天然绿色蔬菜,而且是用心种出来的,当然是最好的。”

上次,妹妹说喜欢吃圣女果,酸酸甜甜比草莓味道还好。母亲问:“啥是圣女果?”三妹说:“大小跟草莓差不多,西红柿的样子,味道可比西红柿好吃多了。”母亲哈哈一笑说:“那不就是小西红柿嘛,还说得这么洋气,什么圣女果。这种小西红柿我也能种,你们就等着吃吧!”

如今的菜园里,已经种上了小西红柿,虽然离成熟还早着呢,但母亲已经开始期待。“我专门去邻村请教菜农小西红柿咋种,你们放心,我种出来的小西红柿味道肯定特别好!”妹妹赶紧说:“妈,您的什么都是最好吃的,因为里面有母爱的味道。”

母亲依旧在菜园里“指点江山”:“这里种的是辣椒,你们都爱吃。这里种的是甜瓜,老大最爱吃。这里还有生菜,老二最爱吃……”母亲像是正在抒情的诗人一样,在吟诵她的田园诗。我忽然明白,母亲田园诗的主题,一直是爱,而且永远不变!

马亚伟

父亲迷上打陀螺

那天和父亲去公园散步,见一个老人打陀螺,父亲立刻停下脚步,认真地看起来。几分钟后,打陀螺的老人停了下来,父亲问:“我还是很小的时候打过这个,可以借我试下吗?”那人像遇到了知音,和父亲热情地寒暄起来,并把鞭子递了过来。

父亲把陀螺捡起,将鞭绳绕在陀螺上,弯下腰,挥动鞭子,陀螺就转了起来。父亲隔一会儿挥动一下鞭子,陀螺转个不停,他打得兴致盎然,不忍撒手,直到十多分钟后,陀螺才停了下来。见父亲意犹未尽,我跟他说:“爸,你这么喜欢,我帮你买一个。”

我开玩笑的话父亲却当了真。见我整天收快递,却没拆出一个陀螺,他有些不满。有一天他问我:“你说你帮我买陀螺的,一个多星期了还没见到,不会忘了吧?”

见父亲面露不满,我赶紧编了个谎话安慰他,“买了呀,店家说陀螺都是手工打磨的,需要好几天,我催催,今天应该会发。”听我这么说,父亲的语气才缓和下来,“那行,我等着呢,小时候打过好几年,好久没玩了,到时候好好过过瘾。”

三天后,陀螺到了,两公斤重的大陀螺,跟那天在公园里见的一模一样。父亲高兴极了,马上就下楼试效果。几番抽打下来,楼上便有人投诉,说这声音太扰民。父亲拿着陀螺上了楼,脸黑得跟包公似的,他说这东西好玩是好玩,可是需要好场地。挥动鞭子的声音实在太响,这严重打击了父亲的热情,他把陀螺丢到一边,追剧去了。这打陀螺是全身运动,对老年人特别好,可不能让父亲就这样放弃了,我得想办法让他坚持下去。

离我家一公里外,有个很大的公园,那里空旷,我建议父亲去那儿打陀螺。父亲说太远了,不方便。我把电动自行车送给父亲,他不再推脱,马上兴奋地带着陀螺骑着车出门了。一个多小时后,父亲回来了,兴高采烈的,他说那儿场地真大,有好几个打陀螺的老人,大家一块儿玩的时候,还有好些人以为是比赛,围着观看,父亲因为打得气定神闲,得到不少夸奖。

一连几天,父亲都去打陀螺,跟几个打陀螺的老人混熟了后,他的生活更丰富了,白天约好钓鱼、喝茶,晚上就约在一起打陀螺,几个老人身体都比父亲好,父亲得知是打陀螺的功劳,就越发喜欢这项运动了。一到下雨天,去公园里不方便,父亲便骑着车来到桥底下打。桥底下平坦面积大,下雨时人又少,父亲为这个发现很是得意。

迷上打陀螺的父亲,气色好了,吃饭香了,睡眠也有了明显的改善。父亲说准备和老伙伴们成立陀螺爱好者协会,争取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进来,让大家都从中受益。

刘亚华

老妈的“花样年华”



周末回家,看到客厅的窗台上,摆着一个古色古香的瓷瓶,里面插着几枝怒放的月季,鲜红的花朵,把房间装点得一片红火。我笑着问老妈:“又出去散步了?”她笑吟吟地说:“是啊,顺便剪回来几朵花,漂亮吗?”听我连声说好,老妈立刻又拉着我去厢房,看她最新培育的铜钱草,每一盆的叶子都又浓又绿,生机盎然。

说起来,我和妹妹家都种着铜钱草,长势都不如老妈家的好。我用的是水培的办法,把铜钱草装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里。妹妹用的是土培,直接将草种在一个小陶罐里。发现我们两家都种不好这种草,老妈开始亲自实验,她采取了折衷的办法,在一个玻璃鱼缸里放了一些落叶土,又加了水进去。还别说,老妈这种半水半土的办法,养出来的铜钱草长得就是旺,我和妹妹都跟她学了一招。

老妈对养花的爱好,缘于年轻时。那时,我们在老家有一个院子,邻居家都喜欢种些时令的蔬菜,比如辣椒、豆角什么的,老妈也种菜,但她总要在犄角旮旯的地方,再挤出一点空来,这里撒一点牵牛花的种子,那边又种两棵凤仙花,窗台

下边是鸡冠花,土墙根下边是步步高……随着瓜果慢慢成熟,各种花儿也跟着迎风招展,牵牛花缠绕着爬过篱笆墙,让小院里多了一种别人家没有的情趣。我常常为老妈的这个爱好欣喜,经常偷偷摘了新开的花儿,放到课本里做标本,她就算看到了也不恼,如果农活不忙,又赶上下雨天,她还会摘了凤仙花一点点捣碎了,给我和妹妹涂红指甲呢。

我上中学时,全家搬到县城,最开始住在老爸办公楼的宿舍里,老妈也找到了工作,她很快就从工友那里招来一些吊兰、紫竹、绿萝之类特别好养活的花草,在我们的窗台上摆了长长一溜儿,每天早晨用一个类似理发师傅用的小喷壶,挨个儿给它们喷水,中午下班回来,还要把花盆都转一转方向,说是让它们均匀地接受阳光照射。这样,没过多久,我们家的窗台就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,我放学回家时,远远看到那一片绿,就觉得格外亲切。

全家人挤在宿舍里,到底不方便,幸好没过几年的功夫,老爸的单位集资盖起了家属院,我们在小城终于也拥有了自己的家,三间正屋带一个院子,对于爱养花的老妈来说,可有了用武之地。这时,她不再满足于仅仅种花,干脆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柿子树、一棵石榴树,从它们开始挂果,每年秋天我们都能享受到从自己家树上摘果的乐趣,吃起来也格外甜。

地方大了,可利用的空间多了,老妈的花草也在不断增加品种,当然,她不喜欢那些名贵的花草,说是养起来太费心,种的都是一些吊兰、长寿、富贵竹之类的普通花草。有一次,我回家,看到老妈在厢房里的墙根下摆了一堆大号的可乐瓶子,我问这是什么情况,老妈笑着说:“这是我收集的雨水,冬天花不用浇太多水,这些足够用到明年春天了!”怪不得老妈养的花草格外好,原来有秘密武器,老妈为了花草们可真舍得花费心思啊。

因为有一个爱养花的老妈,我和妹妹从小受到熏陶,也在家种了各种花,我们常开玩笑说,老妈因为爱花而热爱生活,是一个有着“花样年华”的人,而我们受老妈影响,都愿意种花、养花,随时能沐浴到花香,为平凡的日子增添了不少乐趣。

张军霞

